

海外市场受阻,光伏企业转战国内,煤炭资源地区转型在即

一个煤炭大县的“光伏化”蜕变

■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现在企业都很迫切，希望项目能够尽早落地。”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科技产业中心主任、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永红已是第三次到山西省山阴县调研，与前两次有所不同的是，这次她没有带企业一起来而是带来了规划组，为山阴县做《山阴县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及《山阴县产业发展规划》。“这也是很多产业项目迟迟没有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5月8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乘坐长途汽车，从大同市赶往山阴县。一路驶来，看到最为壮观的景象就是排着长龙的运煤大货车，足有千米以上。记者一直在盘算，山阴将如何发展太阳能光伏，光伏电站建起来后将如何释放这些电能。

谋划转产山西

降低成本将是“十二五”期间光伏产业的主题。而这一理念早已渗透到企业当中。

“现在光伏企业都在想办法降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电力成本等，只有把成本降到最低才有利润空间可谈。”浙江一家光伏企业老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中东部地区人力成本相对较高，如果从人力成本考虑可能面临“招不到工”，因此只有从其他方面压缩成本。

“还能从哪里降成本，只有降原材料和在用电上做文章。”浙江另一家光伏企业高管如是说。

这两家光伏企业都是积极向山西发展的推行者，他们所面对的难题与所有光伏企业一样。

近来海内外市场光伏电池组件价格持续下行，企业利润下滑非常严重，已不足5%。

浙江一太阳能公司高层告诉记者，2011年以来，光伏产业利润不断下滑，电池组件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0%。

“现在企业角角落落都在想怎么降成本，以前没有谁有这么迫切地考虑这些问题。”赵永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2006年、2007年正是光伏业跨越式发展时期，那时企业的利润可达200%。

如今，“所有都在大幅降低成本，每个企业都在想如何做能再降低一些。”赵永红说，否则企业就没有生存机会了。

“现在浙江有大批企业没有开工，不是因为没有单子，而是因为如果接订单开工就面临着亏本，越做越亏，方方面面都已经省了很多，已经挤去了大量泡沫，当时还能在什么地方省呢。”赵永红坦言，“电费。”

据了解，目前山西省正在制订光伏产业政策，山阴县也正在探讨新能源产业相关政策。

山西省山阴县招商引资局局长孙世民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山阴县将加大在太阳能方面的招商力度，特别是在山西省转型跨越时期。

山西是我国重要的煤炭产地，在全国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显著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与能源的巨大代价。在环境与化石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下，《2008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循环经济模式改造、重塑传统产业、第三产业以及社会领域

百家投资企业调研后不了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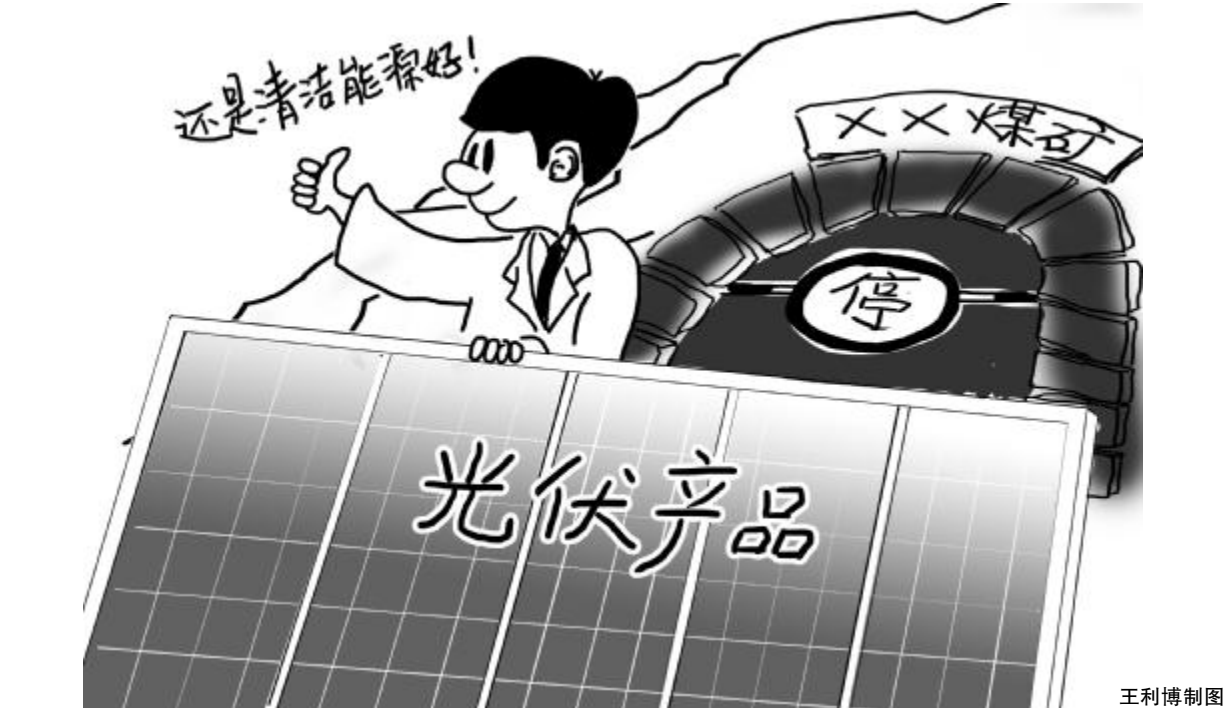
■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到山西省山阴县考察的企业不止浙江的企业。据当地相关人士讲，粗算可能有百家左右。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那么多家企业都持力度调研，可最后都不了了之，原因何在？相关部门认为，问题关键在企业，可是企业天天都在打听目前各方面进展如何，何时能到山阴投资。

事实上，目前有很多不成熟因素影响着双方的合作。“目前，山阴县各方面相对还是一片空白，急需建立起相应的配套设施以及建立起市场环境。”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科技产业中心主任、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永红说，“企业来到这边以后项目如何开展，企业项目的土地情况、园区配套设施情况，与周边乡镇之间的情况等，还有开展起来与很多部门间的协调，这是比招商政策更关键的问题。”

目前山阴正在制订相关招商政



王利博制图

重点节能工程。积极推进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法，在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利用上取得新突破。

“事实上，山阴是山西的一个缩影。”孙世民表示，山阴发展也是依靠煤炭，目前煤炭发展也是山阴的支柱产业。所有产业都是依靠火力发电，消耗煤炭资源，因此山阴急需发展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

开拓新市场

众所周知，太阳能光伏经过近年的跨越式发展，已经从产能扩张慢慢向市场发展。如果山阴县只是单纯的发展光伏配套设施，那么发展前景将会如何？如果是依靠发展清洁能源电力来弥补火力发电的不足，那么又将如何释放这些电能，企业如何获利呢？

2009年我国《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颁布，将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中部地区定位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促进中部崛

相关



美裁定中国光伏企业反倾销税率最高达 249.96%

中国光伏企业海外价格优势完全丧失

■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美国时间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晶硅光伏电池做出反倾销初裁决定，认定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为31.14%—249.96%，决定对该类产品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当然，这一裁决仍需经过美国贸易委员会的审查和终裁，方能生效。

虽然中国光伏企业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初裁结果还是令国内光伏企业感到一丝失望。

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中国光伏反补贴方面的初裁结果，税率为2.9%至4.7%，远低于国内普遍猜测的10%。这也曾一度让业内感到欣慰，认为反补贴关税较低，意味着美国政府只是象征意义上收取关税，并不能对中国的光伏产业产生实质影

起战略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2010年12月1日，山西省被批准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积极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着力在此过程中正确处理好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资源型经济转型和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省经济转型工作的重要发展战略。目前，山西省委、省政府正致力于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等新能源产业，使山西由制造大省逐步向应用大省迈进。

山阴县希望以应用带动光伏产业发展，但是“对发展光伏山阴既热情又慎重。”孙世民解释说，原因在于光伏与土地间的矛盾。“发展太阳能光伏需要占用大片的土地，山阴有大片闲置的重盐碱地荒滩，面积在三四千亩左右。因为有这个便利条件，所以县里提出引进光伏项目。”

正是这大片的重盐碱荒滩和山阴县对光伏产业的迫切期望，让众多

企业虎视眈眈。

“有这么一大片地真是不错，企业可以把工厂移过来。”上述光伏企业高管表示，相信当地会把相应的配套设施建立起来。

可是光伏工厂、电站建起来了，如何消纳呢？而且是相对比较高的电价。“山阴有很多煤炭企业，如果遇到拉闸限电，那么企业将面临大量损失。太阳能发电相对而言电价比较高，但与停产所带来的利润相比，成本已经小了很多。除了煤矿企业，山阴县也有很多煤炭延伸产业，这些企业也能够接受太阳能光伏电价。”孙世民的解释打消了记者的疑虑。

在山阴县招商项目手册上写着，太阳能项目建成后，每年节省标煤1479吨，减排二氧化碳6630吨，减排二氧化硫60吨。市场营业收入约为3000万元，年净利润310万元，年税金150万元。

“光伏企业需要技术创新的同时也需要市场手段的创新，鼓励企业做新市场，到山西投资就是开拓新市场的一个路径。”赵永红说。

及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些大型新兴市场目前仅仅是牛刀小试，巨大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

在中国，很多省市正在发展以太阳能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希望利用太阳能光伏来替代传统能源。比如，传统能源大省——山西省正积极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并计划到2015年把这个新兴产业发展成为山西的支柱性产业。光伏产业的发展，将对山西由传统能源向光伏能源转变、提升山西省装备制造业水平、推动装备制造业应用来带动当地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减少传统能源比例和传统电力需求，并促进传统产业的新发展，以资源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提升，推动多元产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把产业的规划发展有机融入到山阴县整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系中。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光伏企业目前已慢慢把重心投到国外。过去，中国光伏企业的辉煌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国外，但要赢得未来，或许还是应该看中国。

光伏业疲软 净亏损高企

昱辉阳光近半高管离职

从去年至今，昱辉阳光总经理级别以上管理人员离职的约有15人，而昱辉阳光所有总经理级别以上管理人员总共约在30人，离职人数近半。

■ 本报记者 闵云霄

继赛维LDK宣布大量裁减一线员工之后，昱辉阳光陷入裁员风波。北京时间5月11日，昱辉阳光在公布2012财年Q1季报的同时，宣布该公司全球采购前副总裁Mr. Charles Ding在该月已经离职。

在此之前的5月1日，昱辉阳光首席战略官白晓舒在劳动合同到期后离职。去年12月，昱辉阳光全球业务开发副总裁、首席战略官李潘剑博士也被宣布离职。

最新的消息是，在多次交涉没有达成和解的前提下，Mr. Charles Ding准备提起劳动仲裁。

突然的离职

Charles Ding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4月17日，公司一位高层找他谈话认为“不合适”。当时他感到十分震惊，和高层不超过10分钟的谈话，而且Charles Ding认为这位高管的话语“简单粗暴”。“我没有收到正式的书面通知，只是收到一个电子邮件。但是在这之后我就看到了公司对我的离职发布公告，我也觉得很奇怪。”Charles Ding告诉记者。

随后，公司向他发来邮件明确表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日为4月18日，4月20日前办妥工作交接，此后不参加公司工作。接下来的时间里，门卡、内部邮箱账号被注销、停止工作手机、公司内网以及公司停车位的使用权限制。“如今，我连公司大门都进不了”，Charles Ding说。

在Charles Ding离职之前，另有白晓舒和李潘剑两位高管相继离开昱辉阳光。

两人均是2006年前后进入昱辉阳光，都是创业元老。前者曾是昱辉阳光的首席战略官，还曾经担任过CFO，后者担任昱辉阳光全球业务开发副总裁。按照白晓舒的说法，自己离开昱辉的原因是在光伏行业做了6年，感觉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接下来会选择休假。

对于媒体报道的昱辉阳光高管离职的消息，昱辉阳光集团CEO李仙寿回应称，媒体报道的三位离职高管中，有两位是由于合同到期而选择离职，而另一位则是由于个人在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误被公司开除，并非传言中的无故解聘。

李仙寿的说法似乎另有隐情。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在2012年4月初，Charles Ding和公司曾经因一份购买合同而发生不愉快。随后，公司认为这一事件因为由Charles Ding负管理责任，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昱辉阳光副总裁贾德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证实，辞去Charles Ding全球采购副总裁的职务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此事是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目前具体的劳动争议，Mr. Charles Ding表示，当时公司人力资源给予的劳动合同，仅单面打印四页，一共五条十余款、不足千字。其中岗位具体职责与要求、社会保险及福利、聘任及解聘的程序性问题、商业秘密保护、竞业限制、工作岗位变动制度、经济补偿金制度等基本条款都不齐备。当时的答复是，由于昱辉是海外上市公司，流程（繁琐）正在批，稍后会补签完善。

Mr. Charles Ding认为，这样的合同不符合标准，“相关劳动法规对高管的保护亦不够”。而且他签完后至今没有一位同事就补签完善事宜找过他。若公司系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雇，公司解雇程序违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不能胜任工作的，应当进行培训或调岗，仍不能胜任的，才可以解雇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没有经过任何降薪、降职、调岗，仅是公司某高层不超过10分钟的谈话就可以吗？对法律不能穷尽的情况，解释权在高层？如公司员工手册‘若因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导致本手册条款现在或将来无效，不影响本手册或本手册任何单个条款的效力’的条款，可以凌驾法律超越法律之上”？带着一系列的疑问，Mr. Charles Ding准备提起劳动仲裁。

离职的背后

据报道，从去年至今，昱辉阳光总经理级别以上管理人员离职的约有15人，而昱辉阳光所有总经理级别以上管理人员总共约在30人，离职人数近半。“其中包括几个部门的总监，甚至还有几个厂的总厂长”。“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的原因。”Charles Ding认为，离职的这批高管薪酬很高可能是李仙寿考虑的因素。

关于离职的人数，昱辉阳光副总裁贾德明在电话中哈哈大笑。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公司高管一共9个人，今年1—5月没有总经理级的人离开，而项目负责人在生产过程中，比如扩大厂房时临时负责，完全不在总经理系列。

2011年至今离职的这些管理人员，其继任者也大多是猎头公司找来的比较年轻的人，相比离职的管理人员，他们缺乏经验，但是却相对便宜，相比之下，之前高管的工资太高了。

“公司离职3位高管的同时，我们也新增加了3位区域总裁，因此，高管数量总体与去年持平。”李仙寿表示，今年公司并没有裁员，反而在大量扩招。“我们的员工数量由原来的8000多人增加到目前的9200多人，我们在无锡的工厂还有500人没有招满。”

有人把不断离职的现象归结为受整个光伏业的不景气影响。

昱辉阳光2012年一季报显示，其2012年第一季度营收2.115亿美元，高于公司先前预计，在所有龙头企业中属于比较好的情况。而其净亏损仍然高达4020万美元。

而李仙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乐观，“目前行业已经有复苏迹象。首先，从昱辉的情况看，第二季度以来已经百分之百满负荷生产，出货量再创历史新高。其次，从最近两周来组件和电池的价格来看，都已企稳，这在去年持续下跌以来还是首次出现，预计继续下跌的空间已经没有了。”